

Hometown, how far is it

老家有多远

荆永鸣

去来兮，田园将芜胡不归？人人心中都有一个永远回不去的老家……

作家出版社



Hometown, how far is it

老家有多远

荆永鸣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老家有多远/荆永鸣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13. 1
ISBN 978 - 7 - 5063 - 6700 - 4

I. ①老… II. ①荆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262897 号

老家有多远

作 者: 荆永鸣

责任编辑: 安 然 邢宝丹

特约编辑: 肖 瑶

装帧设计: 薛 怡

封面绘画: 谭涤夫

油画名称: 《夏天的回忆》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015116 (邮购部)

E - mail: zuojia@zuoja.net.cn

http://www.haozuoja.com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40 × 210

字 数: 140 千

印 张: 8

版 次: 2013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6700 - 4

定 价: 24.8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目 录

1. 三十多年的时光，被我叔丈人一个耳光就扇过去了 /1

因为土地上的一场官司，我的一个堂哥千里迢迢地跑到北京来找我，愤怒地骂了一顿地方上的事儿太腐败、太不叫个玩意儿之后，他竟让我去找中央电视台的领导说说，最好是派《焦点访谈》的记者去录一家伙，给那些无法无天的人曝曝光。

2. 他还是想跟我们商量商量牛的事 /16

看着他那种咋咋呼呼的样子，我突然烦了。眼瞅着奔六十的人了，有什么事儿就直言透语地说得了，你老说那个朱怀有什么用？再说了，他跑没跑到北京来，有那么多警察呢，和你有什么关系？

我说：“你抓朱怀来了？”

3. 养奶牛，还不如当主任呢 /27

没料到，他刚走进村里，还没听到狗叫呢，后背上就猛地挨了一巴掌，吓得他“嗷”的一声，差点儿没把舌头咬掉了。

回头一看，是杨遇年。

我二姐夫都急眼了，他说：“干鸡巴啥呀你这是！”

4. 他不但没皮没脸，关键是还当着个村主任 /38

有一天，他背着手，步行了三里多地，来到村委会，一进门，看见张金宝像个瘪三似的缩在椅子上，两只脚习惯地架在办公桌上。见了面，张金宝也没把那两只蹄子从办公桌上拿下来。他只是抬了一下眼皮，看着我二姐夫，问他是不是还钱来了。

5. 奶牛这一辈子简直就是一种悲剧 /70

别的不说，村里的小煤矿这几年挣了多少钱呀，可账面上不但一个子儿没有，听说还欠了不少的债呢，那钱都整哪去了？再说了，花上二十多万去当那个村主任，就是为过一把官儿瘾？不用分析也知道没那样的傻瓜。

6. 咱们没整上，谁也别想得了便宜 /81

前几年做煤贩子的时候，他的确是个人物，有钱呀，款大呀，整天在城里胡吃海造不说，每次从外边回来都一律打车，还经常换着样地领着一些胖瘦不同的女人在县城里逛来逛去，被村里人碰上了，总是龇牙一乐，介绍说这是他表妹。这才扯呢，他哪来那么多表妹？

7. 该井里死的，到啥时候也死不到河里 /90

那些唯利是图的家伙有的是歪招儿、损招儿、缺德的招儿来对付你。死了人不是要重罚吗？我隐瞒不报；规模太小的煤窑不是要关闭吗？我整合——把几个小的煤窑整合到一个矿主的名下，变为一号井、二号井、三号井——这规模可够了吧？

8. 北京，永远是许多人对未来的美丽想象 /105

顾客少的时候，着急；顾客多了，忙不过来也着急。此外，工商的走了，防火的来了，防疫的走了，街道的来了。你正虚心听取居委会的老太太教你怎么投放鼠药哪，一转身，警察已经把“暂住证”刚刚过期的小伙计带走了……

9. 这个细节，让我记住了那是夏天 /112

这时，我觉得全身的血液流淌骤然加速，像是通上了电流。我们沉默地相拥着，缠绵着。她的脸庞紧紧地贴着我的前胸，像是在倾听我的心跳。我的下颌抵着她的头顶，我闻到了她头发的香味。我用手抚摸着她的头发，乌黑挺直，光滑，柔软。

10. 我就不信，天底下还说不出来个理去 /124

我二姐夫说：“他的死是假的。”

我一听，头皮都麻了一下，惊叫起来：“死了就是死了，怎么是假的？”

我二姐夫说：“他死了是真的，可他不是冻死的，是在小煤窑里熏死的。”

11. 这路，死人也让它颠活了 /142

我叔丈人突然恼怒了，人像被拎小鸡似的提起来，却没忘记屁股底下的小板凳，回手一捞，照着牛成的后背就是一下子，“哐”一声，把人高马大的牛成砸得一激灵，差点儿没蹦起来。

12. 村干部县里买楼，县领导市里安家 /159

遇到通情达理的还好说，一不小心怀了孕，找上门去，说一说，很快就同意去做了人流手术。碰上个不开化的，他就是想要儿子，不管是二胎还是三胎，不生出个带把儿的来，绝不罢休。这样的人，来软的不行，来硬的，他恨不得一命抵一命，杀你的心都有。

13. 他以前就是这么个操蛋的人吗 /174

郑汉玉还以为事情就这么过去了呢。哪想到，他开车回到村委会不一会儿，我二姐夫就把那头小牛牵来了，往大门上一拴，生说郑汉玉把牛撞坏了，不要了，必须赔！

14. 按着死人的设想去走路是一件很没面子的事 /190

郑汉玉让服务员打开五粮液，给我倒上一杯，又给他自己满上。自言自语地说：“今天喝点好酒！”又感叹地说，“北京就是北京，在咱们那地方，哪有什么真的五粮液。不说别的，这就是城乡差别。”

几句话，把旁边的服务员都逗笑了。

15. 老家，母亲般的字眼 /204

“那个李生是你外甥吧？”

“李生？是我二姐家的老大吧？”

“就是他。你说说他，别让他跟着刘老四那伙人瞎闹了。”

“怎么回事儿？”

“别细问了。听我的，没当上就是了……”

16. 原来是“县农村三年大变样办公室” /220

他告诉我，赵素敏在村委会这几年，因为计划生育的事儿，没少得罪人。就在一个月以前，有人在她家里下了炸药，是后半夜的时候炸的，响声惊天动地，把好几户人家的玻璃都震碎了。

我心里一惊，“炸到人没有？”

17. 米来了，面来了 /227

肉鸡就不行了，长得太快，都是速成品，从破壳到宰杀还不到四十天。前几年，我二姐夫就养过这种鸡，用他的话说，全是被那种含有激素的饲料催起来的，老鼠偷吃了那种饲料，胖得都跑不动……你想想，人吃了这种鸡肉该咋的吧。

18. 车子在前进，老家在后边 /234

没想到，谁都不愿意干的活儿，选举的时候竟把春娅给选上了。春娅一听就急了，她表示干不了，而且说死也不干！后来，村委会没再强求，只是又给她摆出了一个条件，当时正好老田宝要退休，找不到老师，于老邪便提议，让她做村里的小学老师，而且两者必选其一。

1. 三十多年的时光，被我叔丈人一个耳光就扇过去了

现代生活杂事纷繁。身陷其中，相信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感受。这几年，最是让我剪不断、理还乱的就是亲戚。怎么说呢，乡下人，亲戚多。自从我跑到北京开起了餐馆，就经常有一些亲戚来找我——男的、女的，远的、近的，甚至从来没见过面的都有。当然，没见过面的却不一定不是亲戚：

“牛营子的王二啰唆你可知道吧？……哎哎，对喽，越说越对，那是我亲表叔！哈哈……别看你年纪比我小，是不是？我还得叫你老爷爷呢！”

老爷爷就该有个老爷爷的样子。既然孙子来了，我能无动于衷？于是赶紧吩咐厨师炒几个菜，喝酒就是了。这很平常，无所谓。俗语说得好：吃不穷，喝不穷，算计不到才受穷。让我最担心的是，除了吃吃喝喝之外，他们再来个无事不登三宝殿，那就麻烦了。

那是夏天。因为土地上的一场官司，我的一个堂哥千里迢迢地跑到北京来找我，愤怒地骂了一顿地方上的事儿太腐败、太不叫个玩意儿之后，他竟让我去找中央电视台的领导说说，最好是派《焦点访谈》的记者去录一家伙，给那些无法无天的人曝曝光。你想想，我一个开小餐馆的人哪有那么大的能耐？听说我不认识中央电视台的领导，也不认识敬一丹时，我堂哥都生气了。他生气了我也不认识，没法认识。

我堂哥一脸沮丧走了没几天，我表妹就带着她的父母——也就是我老姑和老姑父看病来了。据说，老爷子得的是胃癌，在县医院查出来的时候，已经是晚期。事后，参与诊断的大夫偷着告诉我表妹说，人已经不行了，没治了，想吃点儿啥就吃点儿啥吧。依着我表弟的意思，也就这么着了，认了，马上准备后事了。我表妹却不甘心，她认为死马也得当活马医，只要还有一口气儿呼嗒着，就得治。表弟愁眉苦脸的，不说话，完全是一种不作为的态度。表妹急了，一气之下，她亲自上阵，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，拖拖拉拉地把老爷子带到北京来了。

来就来吧。她不去医院，却奔着我来了。表妹的想法很简单，说起来竟和我堂哥的想法差不多，她觉得我在北京混了好几年，在大医院里怎么也有一两个熟人。惭愧的是，我半个熟人也没有。没有熟人也得看病呀，

在离我餐馆最近的协和医院里，我整整排了一夜的队，总算把号挂上了。之后，我和表妹搀着老爷子（有两次是我背着他），楼上楼下折腾了好几天，又等了好几天，诊断结果终于出来了，却不是胃癌，是溃疡！结果表妹把眼泪都笑出来了。

她感慨地说：“人这玩意儿，我算是看透了，活得就是个精神。从家里来的时候你们可见了吧？走路还打晃儿呢，可听说不是癌症，一下子就好了，又是天安门，又是纪念堂……旅游了一上午，噉噉的，劲头儿比我还大呢，啥事儿没有！”

啥事儿没有还不好？可谓起死回生，皆大欢喜。那天晚上，我把表妹一家一直送到开往老家的火车上。在回来的路上，淋浴着满城灯火，我觉得一身轻松。

没想到，一到家，月萍却不高兴了。

她说：“总算走了，再不走我可真受不了了。”

我不解地看着她，问她怎么受不了了。

她说：“太不讲究啦，在餐馆当着那么多吃饭的客人，春兰就嘎嘎地乐不说，老姑父还往地上擤鼻涕！”

月萍的话让我很反感。我觉得我脸上的表情顿时就僵住了。你想，她说的毕竟是我的亲戚，而不是她的亲戚。退一步讲，谁的亲戚还没有一点儿不是？就说上个月吧，她大哥带着他的岳父来了。老爷子穿个拖鞋都不习惯，

生说像没脚跟似的，刚走两步就把拖鞋射出去老远，还差点儿没把自己摔倒——没摔倒，却把旅店的一只暖瓶扑拉到地上，“砰”的一声，打个稀碎。服务员在走廊里听到了动静，循声找过来，当时就要去了我五十块钱。我说啥了？我还一个劲儿地安慰老爷子呢，说没事儿，没事儿，碎碎平安！她倒好，我表妹一家刚走，她就来事儿啦。

我说：“你咋还学会挑毛病了呢？”

月萍说：“不是我挑毛病，这农村人就是不行，以前还总说人家城里人不认亲呢，现在我才体会到是怎么回事儿。”

我问她：“你不是农村人？”

月萍说：“我是农村人，可没在餐馆里往地上擤鼻涕。”

我得理似的说：“这不得了？说明往地上擤鼻涕不过是个别现象。什么城里人农村人的，城里人不往地上擤鼻涕，别的毛病也多啦！六亲不认还有理了是咋的？”

月萍审视了我半天，严肃地说：“你别胡搅蛮缠行不行？谁六亲不认了？这几天我对他们啥样儿，你都看着了，我觉得够意思了！”

我指着地上的东西说：“人家不够意思？”

月萍非但不以为然，还不无轻蔑地啧啧了两声，然后淡着脸说：“不就是点儿绿豆和咸鸡蛋吗？这些天，

咱们搭了多少你知道吗？再说了，这些东西北京又不是没有……”

我立刻把她的话打断，“你说得太对了，这些东西北京是有，北京什么没有？飞机，火箭，高楼大厦，黄金珠宝，针头线脑儿……可是，有谁白送给过你一根头发吗？”

月萍大概意识到了自己有点儿失言，她看着我，突然扑哧一声笑了。

她说：“你这个人哎，我不就是这么随便说说吗？你激动啥？”

我激动？我能不激动吗？我又一次指着地上的那些绿豆和鸡蛋说：“这些东西是值不了几个钱，可是它太重了！这是他们坐完驴车坐汽车，坐完汽车坐火车，千里迢迢从老家背来的！当时，他们还明知道老姑父已经得了癌症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我真是激动了，声调儿都变了，我甚至都差一点儿流下泪来。

看着我泪花闪烁的眼睛，月萍大为错愕。她似乎想说什么，不知道为什么又把话咽下去了。

她的突然沉默不仅让我更加反感，而且非常郁闷，甚至让我突然产生一种想砸点儿什么东西的欲望与冲动。我一忍再忍，以至于偷着掐了半天左手的虎口，才

没有让自己失去控制。稍微冷静一下后，我想了想，觉得月萍也没什么大错。她只不过是就事论事，对我老姑父擤鼻涕的方式发表了一些看法而已。况且，她本来就属于那种刀子嘴豆腐心的人，遇到什么事儿，说过之后就拉倒，如果我再跟她较真、纠缠，也没什么意思。于是，我稍缓和了一下口气，息事宁人地嘟哝了一句，“谁还没个亲戚……”

她说：“就是！”

我不知道她这个“就是”是什么意思。说完，她继续吭哧吭哧地搓着洗衣板，那种狼牙歹的架势，好像她搓的不是衣服，而是在搓着我，或者是在搓着我的亲戚似的……此后，我们谁都没吱声。整个晚上，我们一直保持沉默。

第二天上午，我和她阴着脸一前一后来到餐馆的时候，只见我的叔丈人——也就是月萍的老叔，正像个佛似的在我的餐馆里坐着呢。

我先是一怔，接着便迅速地平静下来，同时瞥了一眼惊讶不已的月萍。说实话，当时我都有点儿幸灾乐祸了——我心里想，这个叔丈人来的可真是时候，非常好，太及时了！

于是，我笑着脸儿，一口一个老叔地叫着，嘘寒问暖，

格外“认亲”。

月萍则充满疑惑地打量着她的老叔，问他是怎么找到这里来的。

她老叔“咳咳”地感叹了两声，说：“这话问的，我鼻子底下还没个嘴吗？”

我的叔丈人叫杨国能。他个子不高，脸色黑瘦，是那种老了也显得很精干的小老头儿，接近七十岁的人了，看上去与六十岁没什么区别，而且性格开朗，干脆利落，充满自信。一番家长里短后，他直言不讳地告诉我们，说他这次到北京来，别的事儿没有，就是想和我们“倒个坎儿”。理由是：

这些年他已经彻底看透了，村主任这个活儿，谁干都不行，不带那个劲。“不是你老叔吹呀，说句不好听的，这几年换的那几个村主任，就是把他们绑在一起，也比不上我当年的一个手指头！”

遥想当年，我叔丈人的确是当过好多年的生产队长。细算起来，那时候他才三十多岁吧。在我的记忆中，他肩宽胸厚，腿短腰粗，是个名副其实的车轴汉子。一帮人在场院里比力气，三百多斤的碌碡，别人用一只手往起立它，还咬牙切齿，憋得满脸通红，只见他两个手指头往碌碡的铁脐眼里一抠，“嘿”一声，碌碡就立起

来了。在玉米面都灌不饱肚皮的年代里，也不知道他哪来的那么大的劲。在当时，别说大人们特服气，就连村里的孩子都没有不怕他的。

有一年冬天，我们几个孩子在生产队的场院里玩儿。那是一块人工修出的平地，两亩大小，被碌碡碾轧得油光锃亮，四周被一人多高的土墙围着。到了秋天，生产队一年的收成都集中在这里。高粱，谷子，黑豆，以及金黄色的玉米……各从其类，成堆成垛地码放在场院里。除了这样的季节孩子们不能进入，其余时间——只要是打完了场，粮食入了仓，那里便成了我们集体玩耍的地方。摔跤，撞拐，捉迷藏……有时候，我们还张开手臂原地旋转，嘴里不断地重复着“天转，地转，花花绿绿好看……”一圈儿又一圈儿地转，不停地转，而且转得越快越好。直转得周围的一切都变成模糊一片，头晕目眩，最后脚底一飘，摔到地上。感受着那种天旋地转，竟然觉得非常好玩儿！许多年以后，回想起当时的情景，我突然意识到，追求眩晕的感觉其实是人的一种天性，喝酒是，吸毒也是吧。那次，我们玩儿的是折磨一只挺大的老鼠。不知谁在一堆荞麦秸底下捉到了它，用炮线拴住它的一条腿，把它当成一只小肥猪，扯着腿玩儿，这样那样地折腾。玩儿腻了，有个叫刘明山的家伙怂恿我们，到生产队饲养员住的屋子里偷出煤油，浇在老鼠